

陆云帆 著

---

# 中国当代

## 十大名记者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召奎  
丁怀超

封面设计：蒋万景

## 中国当代十大名记者

陆云帆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闻局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0,000

\*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3102·617 定价：1.80元

# 目 录

|                     |     |
|---------------------|-----|
| 英勇的战士(代序言) .....    | 胡绩伟 |
| 历史风云的记录人——穆青 .....  | 1   |
| 时代信息的报告者——李普 .....  | 36  |
| 绿色田野的耕耘者——田流 .....  | 53  |
| 英雄凯歌的奏乐人——李峰 .....  | 85  |
| 战场情景的摄影家——阎吾 .....  | 110 |
| 风云人物的绘画师——柏生 .....  | 133 |
| 国际问题的评论家——彭迪 .....  | 155 |
| 新闻战线的轻骑兵——黄钢 .....  | 173 |
| 英姿飒爽的女报人——金凤 .....  | 199 |
| 人民心声的呼号者——刘宾雁 ..... | 222 |
| 正义之音的传播人——纪希晨 ..... | 292 |
| 后 记                 |     |



## 历史风云的记录人 ——穆青

穆青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记者。他的记者生涯已有整整四十个年头了。四十年来，他所采写的新闻报导，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充满弥漫硝烟的早期作品，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反映斗争风云记实的战地报导，以及建国以来脍炙人口的人物通讯，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他那炽热的无产阶级战士的激情，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从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那么，穆青是怎样走上记者道路，又是怎样成为名记者的呢？

### 抗日烽火中磨炼

穆青原名叫穆亚才，笔名有穆肃、牧卿、杨定舟、傅雨坪等，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生于河南杞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五岁起，就跟祖父学古文，一九三三年小学毕业后，升入大同中学。大同中学当时是中共杞县县委所在地，

穆青在这里受进步的势力影响较大，他在思想上经常得到地下党员赵一萍、梁雨田的帮助，并积极参加学校的学生运动，担任学校进步团体——文学艺术同盟的主席。一九三六年，穆青用穆肃的笔名在进步文艺刊物《群鸥》上发表文章，进行抗日宣传。另外，穆青在学业上曾受过姚雪垠的教诲，在校内是个高材生。他喜欢音乐、美术，更酷爱文学。在中学时代，他就读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支等中外作家的大量名作，尤其喜爱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常常是废寝忘食，爱不释手。这些为他以后的记者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三六年穆青初中毕业后考入开封两河中学。第二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十六岁的穆青便投笔从戎，投奔八路军，参加革命。他到了山西临汾彭雪枫同志领导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进入八路军学兵团，从事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初期，穆青开始采写战地通讯。他虽然初出茅庐，但这些报导充满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谱写了一曲曲战斗的乐章，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激动人心的报导，仍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当年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重温中国人民殊死卫国，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也能使读者从这些报道中看到穆青记者生涯的足迹。

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岁的穆青在山西岚县就在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师部宣传队搞宣传工作，以后又当过敌工、民运和宣传干事。这年八月，他便参加采写了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这是穆青最早的新闻作品之一。这是通过雁北榆林站的一次胜利夜袭，根据缴获的日军

士兵的日记与家信写成的报道，全文用充分的事实，反映日军士兵厌战恋家的情绪及其国内经济恐慌、人民生活困苦的情景，揭示了非正义战争必败的趋势，鼓舞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一九三九年初，穆青随贺龙率领的358旅支援敌后游击队，一面参加剧团演出，一面经受战斗洗礼，先后参加了著名的齐会战斗、黑马张庄战斗、陈庄战斗等，采写了《红灯》等报导。《红灯》反映敌后抗日游击队如何在敌占区人民的帮助下，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同年五月，穆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〇年初，穆青随八路军358旅回到晋察冀根据地，采写了《活跃在敌后的一个儿童》，刊登在重庆出版的《全民战线》上，这是穆青最早的新闻代表作。接着，他还写了《十一点半》和《野孩子》两个话剧。这年六月，穆青奉命到延安学习，被分配到延安鲁艺附属的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一九四一年转入鲁艺文学系。

一九四二年，穆青到陇东庆阳耿飚同志领导的部队实习，写出了《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的报导，由于这篇优秀报导被延安《解放日报》社看中，于是报社点名要他去工作。

《我看见了战士的文化学习》是穆青的早期新闻作品。这篇报导以真实生动的笔调，揭示和颂扬了八路军战士的精神世界和革命志向。文章从作者参加留守兵团文化学习开学典礼写起，一开始就写副营长风趣的动员：“我就是文化把我害了，到现在斗大的字识不得几个，虽说当了营长会说几句‘同志们’！喊几句口令，可是将来，将来革命发展的时

候，没有文化你还不是‘球事’！革命工作你能作哪一样呵，乖乖……”作者接着描绘了战士们怎样如饥似渴的学习的情景，问起为什么要学文化，一个中年战士笑着说：“学习了文化，写信看信都不求人，省得小子们拿架子，请些冤枉客！”当作者为战士们写字帖时，更动人的场面出现了：

“当我抬起头的时候，我发现窗隙间的一对眼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们是那样长久而耐心地望着我们，这样使我们窘极了，但当教育干事走出去问他为什么每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听见他小声回答：‘这些都是大知识分子，天天晚上讨论科学，现在不听听，将来他们走了……’”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把我们带进了那难忘的岁月，八路军战士的笑容面貌仿佛呈现在眼前。穆青另一篇报导《夜船》，是反映冀中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如何迎接“反正”归来的敌伪军及其家属的故事。游击队员们去接应途中的兴奋心情，“反正”人员及其家属脱离“虎口”的慌乱状况，以及游击队员们沉着果断等等情景，写得非常逼真，扣人心弦。这篇报导，将游击队健儿们的笑容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同年八月，穆青来到了《解放日报》，正式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穆青当记者后，采写的第一篇报导，就是与张铁夫同志合写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以后又写了《赵占魁同志》和《恭喜赵占魁同志》等。他们采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就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这篇通讯不仅颂扬了赵占魁公而忘私的精神，而且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写法，即把赵占魁的先进事迹和先进思想通过第三者及周围人物的语言和眼神

而表现、衬托出来。首先是通过厂长的风趣介绍：“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虽然他自己是那样的空虚，他能将自己装饰得圆满，甚至他能谈得使人家把他的很瘦的身体当成一个大胖子，可是你也能找到一种完全相反的人，对于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只要你和他一块呆上三天，你就不会不佩服他。对于他，一个只看表面的人，是不可能正确地了解的。”

接着是在翻砂股工场旁的众人议论：

“你们看出哪个是赵占魁？”领着我们参观的年轻的生产科长这样问。

“那个站在炉子跟前的就是他吧？”

“是的，那个就是他。来到工场里不用问，你光看吧，那个唯一的穿着棉衣的，那个站在离炉子顶近的，那个工作最忙而出汗最多的就是赵占魁。”再接下去便是跟老赵一块来的老崔的夸奖，与老赵吵过架的人自责，青年学徒的由衷敬佩，还有附近老农的赞扬等。这篇通讯通篇采用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手法。因而有较强的说服力。

过了六天，《解放日报》上又发表了穆青他们采写通讯《赵占魁同志》。这篇通讯长达八千字，通过“在工场里”、“老赵是火里炼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和仔细”、“工人参议员”、“我还能工作二十年”等几个典型事例，介绍了赵占魁的先进事迹，描述了他的性格特征和高尚品德，比前篇报导更全面地反映了赵占魁的精神面貌。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不同，它主要用作者的客观叙述与场景的描绘来突出赵占魁。

又过了半个月，延安农具工厂召开了奖励赵占魁大会。会后，穆青写了《恭喜赵占魁同志》的通讯，把大会内外，主

席台上向赵占魁同志学习的热潮写得非常逼真。这是穆青当记者以后第一次个人署名的通讯。在表现手法上用了一些电影特写镜头，虽然也和通讯《人们谈说着赵占魁》一样，通过人们对赵占魁的谈论，反映赵占魁这个工业劳动模范的本色。但在选材上更典型集中了，而且有更多的记者议论穿插，使通讯更加扎实丰满。

赵占魁的报导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党中央为此发出号召，在边区掀起了学习赵占魁的运动。穆青采写的几篇人物通讯，也就成了边区工人学先进的教材。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著名的《雁翎队》发表了，这是穆青早期新闻作品的另一篇代表作，是为纪念抗战六周年撰写的。这篇通讯先后被选入中学教科书、大学新闻专业教材中以及各种版本的通讯特写中。通讯写得情景交融，故事感人，在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雁翎队》有着浓厚的散文色彩，并较多地运用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作者以炽热的感情歌颂了白洋淀人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业绩，读起来使人感到异常亲切。通讯一开始便深情地为人们描绘了冀中白洋淀人民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英勇形象：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啊，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每年三千万元的勒索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

了鱼网和雁袋，划着鱼船，扛着猎枪，一个个投入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集起来了。

接着，记者又生动具体地描写了雁翎队游击健儿们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发挥大智大勇，跟敌人开展顽强斗争的事迹。

当然，这篇通讯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文学性较强而新闻性不足，对白洋淀游击队战斗生活的面概括较多，典型人物的描述特点不够鲜明。如对雁翎队的领导人，共产党员殷金芬这个典型人物所花的笔墨太少，其它队员也只有群像，这也算是白璧微瑕吧。穆青自己在回忆这篇通讯的写作过程时话：“那时去采访，我真被那优美的环境和动人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心里激动极了，回来动手写时，才感到有些地方较单薄，想再去补充采访，来不及了，人已走了，这是我采访经验不足的憾事。”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穆青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本市白家墙杨汉珠伤害人命判处有期徒刑，常志胜迷信巫神弄得家破人亡》的新闻。《解放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这是当时延安报刊最早发表的社会新闻，对于党报刊登社会新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篇文章揭露了巫神骗人的经过，以及被害人的惨景，当时曾轰动延安，并由此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反对巫神骗人的迷信启蒙活动。

在延安《解放日报》的这段经历，对后来穆青无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形成及坚持记者生活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解放日报》工作这个时期，坚定了我

一生的信念，想当作家的幻想这时开始熄灭了，决心把毕生精力献身于党的新闻事业。”他认为，新闻记者和文学家，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党的事业，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不能说作家就比新闻记者写得好。有人说，新闻记者作品是易碎的，那倒不一定，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只要你写得好，真正反映了伟大的时代，照样可以为人传颂，有的作家写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作品在群众中传颂的。在谈到新闻观点时，穆青说，延安《解放日报》那时的作法，体现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它奠定了我党新闻工作的基础，多少年来，我们都是按照《解放日报》的光荣传统办报的。

### 解放战争中成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十月，穆青离开了延安《解放日报》社。《解放日报》组织了十六人的新闻工作小分队到东北办报。这十六人中，有编辑、记者、报务员和译电员等，他们爬山涉水，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经过一百多天的艰苦行军，来到了吉林省的海龙县，建立了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穆青当时既是新华社记者，又是《东北日报》记者。一九四六年一月，穆青接受了采访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导任务。他来到吉林山区，用二十多天时间，采访了周保中将军及他所率领的抗日联军中的许多指战员，撰写了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史略》。文章用大量的事实赞颂了坚持在敌后抗日十四年的东北抗联的光辉业绩，揭露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戳穿了国民党的造谣宣传。为了采访抗日联军英勇战斗的事迹，穆青还专程去朝鲜访问了金日成

将军。因而他也是到朝鲜去采访的我国最早的党报记者之一，中共中央东北局将《东北抗日联军史略》印了几十万册单行本，广为散发。为此，穆青受到东北局的表扬。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九月二十日，他又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与另外两个同志合写的纪念“九·一八”游行的通讯《三个镜头》。这篇通讯通过记者的实地观察，既介绍了游击队的盛况，又反映了群众的沸腾情绪，有强烈的现场感。

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穆青随土改工作队下去采访，采写了《立功抓地主》、《七斗王把头》等通讯。前篇歌颂了解放区翻身农民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地主、国民党特务的奸诈；后篇通过对地主王把头的多次斗争的描写，说明阶级敌人的狡猾：批斗了七次，群众才真正发动起来。这些通讯可使我们看到当年东北解放区土改的大致轮廓，作品对它的成绩和问题都有着客观的反映。

一九四八年夏，全国第六次劳模大会在哈尔滨召开，穆青采访了这次大会。七月十四日发表了他的长篇通讯《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这篇通讯是在他一九四二年连续报道的基础上进行深入采访写成的。全文十个部分，对赵占魁作了全面介绍，从朴实无华的叙述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迫痛苦的普通工人，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变成了工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的全过程。在通讯里，穆青深情地写出了赵占魁在革命道路上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歌颂了他忘我劳动的革命精神。这篇通讯后来被收进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工人的旗帜赵占魁》一书中。一九五〇年又收进中南新华书店出版的穆青专辑之一《湘中的红旗》一书中。这篇通讯

与延安时期所写的有关赵占魁事迹的三篇通讯比较起来，无论在思想内容和写作形式上，都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大会期间，穆青还写了《歌及其他》等多篇大会速写。《歌及其他》是他参加过一个会议，在会上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抓住一个动人的场面挥笔而就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开始，穆青来到长春我军驻地，参加了围困长春战役的报导。这期间，他采写了大量的新闻，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激情，从各个不同角度作了战地报导，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围困长春的全过程，对于敌人的残忍，相互倾轧与惊慌失措的情景，以及我军的强大政治、军事攻势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报道。他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写了十多篇战地通讯报导。在当时的同一天《东北日报》上，常常刊登过他的三、四篇报道，有时当场采访，当场写作，一挥而就，这样的高速度、高效率，若无火一般的激情和熟练的采写技巧是难以办到的。穆青这一时期的新闻作品，要比抗日时期的作品趋于成熟，在选材与表现手法上也更多样化了。有的报道反映蒋军残暴及内部矛盾激烈的，如《长春蒋匪杀民养军的暴行》，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政策，致使“长春六十万市民饿殍载道”，造成“长春城内满城尸臭、路无行人的悲惨景象”。有的报导揭露了被围蒋军部队嫡系和非嫡系间彼此倾轧与矛盾。由于他们之间待遇上的悬殊，使得蒋军内部互相仇视，常常发生冲突、火并。《空中飞来的哀音》和《月下寒箫》等报导则生动记叙了我们如何瓦解敌军的士气的情景。《月下寒箫》写的是在一九四八年中秋月夜，长春城外前沿阵地上我军进行政治攻势的故事。我军给饥饿的蒋军送过月饼、西瓜、香烟后，开始

庆祝节日，并进行喊话。接着伴随凄惊低沉的箫声唱着这样的歌：“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到第二天天未大亮，就有21个国民党士兵逃跑过来。这篇通讯有强烈的思想性和针对性，生动而又朴实的对话使文章生辉，结构安排上也做到峰回路转，结尾却是余音绕梁。

这组报导还有反映长春解放时群众祝捷盛况。在《长春光复记》这篇通讯里，作者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东北重镇长春解放的情景。写到国民党六十军不怕蒋介石的恫吓、威胁，全部起义时说：“在曾泽生将军的命令下，全军枪口都转向新七军，大炮瞄准着长春警备司令部”；写到新七军投降代表奔赴我指挥所时则说：“十八日这天，长春市内极为平静，没有一点枪声，只有往来奔驰的投降使者的吉普车声。我入城部队指挥门前车辆成行……长春名城乃告完全光复。”

这组战役报导除反映了上述内容外，还有反映人心所向、弃暗投明，以及进入长春市后我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群众称赞等方面的报导。报导面比较宽广，并且都有一定深度。如反映军民关系的报导：《我积极拯救蒋灾区群众，收容长春难民十五万》，说明解放军处处为人民，他们的模范行动，使难民们感动得声泪俱下：“在哭声中感激‘共产党救活人，埋死人，世世代代找不到这样的恩人’，难民们从城里到城外，一线之隔，立见地狱天堂。为此，许多难民在感动之余，自愿帮助我军送传单，带逃兵，瓦解敌人。”充分体现了我军与人民之间的鱼水之情。穆青这组系统的报道，在搞好战役报导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九四九年三月，穆青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社的命令，离开《东北日报》赶到北京。四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随军南下。在南下行军途中，他采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这是他写作最多的一个时期。这些通讯真实而又具体地反映了解放军南征的历史进程，对解放郑州、武汉、长沙、衡阳、安庆等地的历史性事变都作了较为生动的纪录。

穆青在南征期间的新闻作品，内容如同一个随军记者的日记，读起来十分亲切。它虽然没有某次战斗的现场描绘，却通过行军途中的生动描写，从另一个侧面如实地纪录了解放大军南下的史实。在这些战地通讯里，既有反映我解放军浩浩荡荡南下壮观的《淮河两岸》、《穿过大别山》、《湘鄂道上》等报导，又有揭露敌人残忍本性的《平江人民的血泪》等文章，还有歌颂湖南地下党组织的《二十年不屈的斗争》，颂扬游击队功勋的《湘中的红旗》，以及赞扬军民鱼水情的《界岭夜雨》、《十里长鞭》和反映解放区人民喜悦心情的《狂欢之夜》、《革命又回来了》等等报导。

这些战地通讯，作者都写得很有激情。如《十里长鞭》、《狂欢之夜》、《革命又回来了》等，在形式上大都采用速写、特写，且只写战斗生活中的一个片断。这是因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根本不允许用很多的时间去写一篇通讯，所以要求记者不但要写得快，写得短小精悍，而且要写得生动活泼，有现场感。穆青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的不少战地通讯，只有一、二个镜头，却很传神。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五峰山的俘虏图》，作者画了一幅嘲笑敌人的漫画，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的狼狈相。全文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为线索，把一个个精采的画面勾画出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是搜山图：“一时在五峰山区，满山遍野到处喊叫：‘缴枪不杀！’‘出来吧！’的声音，三三五五面色灰白的俘虏，在我军四万个照明火把下从四面八方的山洞里、死尸里、草丛里以及老百姓的红薯窑里、猪圈里、床底下、柜子里，象掏麻雀似的，一个个被掏了出来。他们有的披着被子光着脚，有的满身捆着稻草，有的穿着女人的短衣，那种满身泥污，瑟瑟发抖的狼狈相，活象马戏团的小丑。”还有一个场面：敌人的一个营长在装死，但手上的血色却暴露了他的秘密，我军一个战士说：“这个人也死了，埋了吧！”话还没说完，他就哼哼起来。战士一把把他拉起来，说：“别装了吧，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活的。”敌营长说：“唉呀！我真怕你们活埋！”

第二幅是抢饭图：当我军把饭筐送到俘虏面前时，他们蜂拥而上争抢，乱作一团。“他们有的用钢盔，有的用毛巾，有的用衣服，有的甚至干脆用两手，远远地瞅准目标，挖一下就跑，后面的人挤不上就拼命一直向前拥，许多年轻的小伙子甚至被挤倒在地上，挤倒在饭筐里，沾得满脸满身都是饭粒，烫得哇哇直叫，但却也不肯退后一步。”一些俘虏军官们也和俘虏兵一起吃饭，“结果抢来抢去饭筐也抢破了，饭盆也抢打了，有些俘虏就再拼命地抢掉在地上的饭粒。”这就将敌人粮尽弹绝，饥不择食的狼狈相，描绘得栩栩如生。

第三幅是押送俘虏图：押送途中，遇到大雨，俘虏们个个从田里拿一捆稻草往头上一顶就走，“远远望去，一大群稻草在移动，又活象一队戴着高帽子的无常鬼，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沿途老百姓，一见俘虏就要拿棍子打。“一

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直拿着棍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每一个俘虏，最后忽然跑到我军战士的前面，拼命地要求说：‘同志，你让我打一棍，我只打一棍。’”

三幅图画便把一群俘虏的丑相描绘得入木三分，揭露得淋漓尽致。

穆青的这些战地通讯，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反映了时代的风貌，记录了历史的步伐，而且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上，也颇具特色。它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到几个方面：

一、这些战地通讯大都是速写式和特写式。这种新闻形式本身要求用简朴的笔墨，抓住几个镜头进行传神的描述，要善于从典型环境中去选取那些充满矛盾的片断、场景，去表现人民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穆青的笔下，不少英雄形象正是通过这种手法表现出来的。例如《尖刀师直插敌后》这篇战地通讯，写到一个警卫排五十多人，被四面的敌人围困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除十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四十多人全部壮烈牺牲。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发现每一个牺牲者的子弹袋中都没有一粒弹头，许多战士在最危险的时刻砸坏自己的枪枝，毁坏自己的物品，决不留给敌人。通讯写到我军一个连的战斗时，说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十二名班长只剩下一人，二排战士一面高喊口号，一面自动代理排长，指挥全排七个人夺下七阵地，俘虏五个敌军军官和二十多个士兵。机枪班最后一个射手双腿被打断，仍坐在地上端着机枪射击。战斗在黄昏结束时，这个连三个排只剩下二十一个混身血污的战士。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在这生死悠关的典型环境中，生动描写了我解放军战士的形象，这就集中地反映了我们这支人